

慰安女的血泪情

安明著



軍事文壇出版社

慰安女的血泪情

安 明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

(京)新登字:121 号

书 名:慰安女的血泪情

著 者:安明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成都军区后勤士官大队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版 次:199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5

字 数:22 万字

印 数:3 万册

书 号:ISBN7-80027-423-3/I·121

定 价:5.90 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因印装质量问题,可退本社调换)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位纯洁美丽的异国少女不幸落入日军之手，被送往一所神秘的医院。在法西斯血腥的手术刀下，三位少女惨遭摧残、备受凌辱……，之后被送往南洋日军军人“慰安所”。

途中，海盗首领龙鲨率部拼死从“太丸”号上救出三位少女；于是发生了一场少女与海盗炽烈如火、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恋……。

然而，她们的厄运仍在继续，……原始部落中奇异的婚配、以占有和统治异族美男子为乐的女少佐啼笑皆非的闹剧、战地慰安妇们惨烈的呼喊、日军女谍导演的“骗奸”“争风”“毒杀”等一系列事件的相继发生……

书中一个个荡人心魄的情节，将使读者不忍释卷！

目 录

第一章	倩女遭劫	(1)
第二章	海上遇救	(14)
第三章	荒岛之恋	(37)
第四章	惺惺相惜	(57)
第五章	部落奇遇	(78)
第六章	变态丑行	(101)
第七章	火焚兵营	(124)
第八章	战地劫难	(144)
第九章	厄运种种	(167)
第十章	孽海情天	(188)
第十一章	剧院风波	(209)
第十二章	逃出淫窟	(232)
第十三章	女谍设陷	(259)
第十四章	毒计栽赃	(285)
第十五章	重见天日	(310)

第一章 倩女遭劫

少女的梦是美丽的梦。

少女的梦总是牵连着“白马王子”、“贤妻良母”这些幸福温馨的字眼。

朴顺玉也曾经幸福温馨地沉醉于那美丽的梦中。

朴顺玉的梦做到她 17 岁时，却被残酷无情地葬送掉了。

1942 年春的一天上午。

日本本州一座隐秘建筑物内。

朴顺玉和几十名朝鲜姐妹在闪着寒光的刺刀威逼下，排队坐在一条狭长的走廊里。

“朴顺玉——”一个死硬的嗓门叫到了顺玉头上，那声音象是发自阴曹地府。

顺玉提着心被带进那扇神秘恐怖的房门，就见一个穿白衣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和两个哼哈二将般的汉子都紧盯着自己。

“把衣服全脱掉！”哼哈二将中的哼将走近顺玉，用带着日本味的朝鲜话说道。

顺玉一阵寒颤。——虽然这屋里通得有暖气。

哼将见顺玉不动手解衣，又凶恶地逼道：“快脱！”

顺玉仇恨地望着哼将。她决不愿顺从于干尽坏事的日本鬼。

“朴顺玉，你自己不脱，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哼将看出顺玉的不驯，朝哈将使个眼色。

哼哈二将就一起拥上，捉住顺玉的手脚，用一块很粘的胶布将她的嘴强行封住，然后剥掉了她的裙衣，撕去了她的胸罩和下体的最后一丝遮羞之物。

顺玉挣不动，哭无声。赤身裸体于众目之下带给她的极度羞辱和愤恨，使她唯望此刻能够爆发一次强地震，将她和人面禽兽们一起埋入地下。

哼哈二将又用一块布巾蒙住顺玉的双眼，把她仰面放在一张铺有布单的小平台上，将她的两脚两手用布带固定在平台四角。

几道淫秽的目光粘在了顺玉胴体的最隐秘部位。

顺玉昏昏地感到自己象是被打了什么针，又有一双手在自己的前身摸按折腾了一阵，然后就有一片冰凉尖利的东西划进自己的腹部，把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挑了出来。

在失血和剧痛之中，顺玉终于昏迷过去。

二

顺玉从昏迷中醒来，见有一线阳光透进玻璃窗，照在了自己的脸上。她拿眼一扫，发现自己正躺地一个陌生的房间。看

来是医院的病房。房里并排设置着好几架床，床上有人躺着，有人斜靠在床头。顺玉攥攥劲，想使自己撑起身来，却牵动了腹部的伤口。一阵疼痛，使她忍不住呻吟了几声。

邻床的一位姑娘发现顺玉醒了，侧过身来，关心地问了几句，并告诉顺玉她姓权，是被日本人“招工”骗来的。

“权姐。”顺玉看姑娘的年龄比自己要大些，便这样称她。“你也被日本人……”

权姐“嗯”了声，叹口气，“唉，几十个姐妹前门押进，后门推出，谁也没逃掉啊！”

“他们在我们身上到底搞了什么鬼，你知道吗？”

“听护士说，那个叫吉野的日本军医把我们骗了，”权姐重重地叹了口气，悲戚地说道，“我们再也不能生育了。”

吉野！你不得好死！顺玉一阵剧烈的心绞痛。那片冰凉尖利的东西划进她腹内时朦胧意识到的事情已被无情地证实。她感到自己坠入了更深更黑的绝望的渊壑。

“没人味的，咋不把他的姐姐妹妹，亲娘亲女都骗了！”

“要骗，就该把他们骗了，免得他们作孽！”

“雷打火烧啊，这些遭天杀的！”

“菩萨长眼，让他们二世变猪，挨千刀哇！”

病房姐妹们仇恨的怒火被煽起，一个个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砰——”病房门被猛地推开，吉野——那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医和那哼哈二将走了进来。

“你们敢骂皇军！”哼将横着满脸肉，将手中的电警棍往墙壁上一碰，那里就闪出一串串令人胆寒的火星。

“活得不耐烦了，想尝尝这东西的滋味？嗯？”哈将两眼凶

光，恶狠狠地斥道。

姑娘们在淫威下只好屏息噤声。

吉野却似乎很有涵养地朝哼哈二将摆摆手，抽抽眼镜，一本正经地说道：“小姐们，你们的咒骂，我大大地不计较。我还要高兴地告诉各位，你们是幸运者。卑职给你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输卵管结扎术。作此手术的目的，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各位，那就是为了以后各位在为皇军服务时，可以放心大胆为所欲为，而不必去考虑受孕怀胎的麻烦。”

直到此时，顺玉才完全明白自己面临的将是去做日军营妓的悲惨命运。她吞声饮泣着。

吉野却毫无所动，继续以道貌岸然的职业军医的口吻兜售他的法西斯“科学”：“过去，我不但想要免除受孕的麻烦，而且想要去掉女人的经期，以提高为皇军服务的工作效率。卑职试验采用了卵巢切除和子宫切除手术，但效果并不佳。事实完全证实了已有的医学理论。切除卵巢或者子宫的女人，虽不再受孕和行经，但失去卵巢，便随着失去大量的雌激素，女人便会渐渐地失去性特征；失去子宫，虽还能保持女性特征，但内分泌减少，也导致性欲下降。因此，事无两全。为了各位以后能以愉快热烈的情绪为大日本皇军服务，卑职受上司指令，对你们采用了痛苦很小，又能照常来潮行经、保持女性欲望的输卵管结扎术。准确地说，你们并没有被骗。所以，你们是幸运的。”

吉野讲完后，就径自出房去了。

“为皇军服务是你们的福气，别他妈的不知足！”

“谁敢不守规矩，别怪老子不客气！”

哼哈二将斥骂着，跟屁虫似的跟了出去。

房内有人哭出了声来。顺玉象受了最残酷的刑法，精神和肉体都撕裂般的崩溃。

苍天啊，你为何如此的不公！

顺玉灵魂深处一声悲号，过去的经历又一幕幕从脑海闪过……

她想了自己的故土——朝鲜半岛南部的邳州城。

想起很早病故的母亲。

想起她在父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大。

想起贫苦的生活并未能阻挡住她青春的萌发。当她考上父亲任教的邳州第二中学以后，她渐渐在人们的夸赞中和眼神中意识到自己的美。晨妆时，镜中那白皙鲜嫩的脸蛋，蛾眉下的水灵灵大眼，精巧生动的鼻翼，小口薄唇内整齐细密的牙齿，一头墨墨发亮的柔发，往往把她自己也看呆。沐浴时，凝望着自己白嫩无疵的肌肤，按按胸前小鸽般立起且富有弹性的秀乳，她就会生出些美妙神秘的遐想。

她记得是在前年秋天她满 16 岁时，她少女的心房中就悄悄走进了聪明英俊的男同学——金哲的身影。

她记得是去年暑假的一个晴日，在邳州城外汉江的一个江湾，她和金哲第一次结伴游泳，在那片沙滩，当金哲猛揽过她想亲吻她时，她却挣脱金哲的手臂，小鹿一样跑向了江畔的树林。

她记得后来她对他说，不是她不肯，是他当时那骤然的举动惊着她了。

她至死也忘不了给她的初恋和她的家带来灭顶之灾的那个夜晚。

那是去年冬末的一个月黑夜，她下晚自习后独自回家，被

早已盯上她的校长的儿子——一个甘心当日本人鹰犬的伪警察拖入道旁的树丛。在被压在地上的情急之中，她抓起身边的一块石头狠狠砸向淫棍的脑袋。却不料那尖石竟不偏不倚地砸破了淫棍的太阳穴，要了他的命。

她因此被抓进了监狱。

她记得金哲去探监那天还对她说过，他要争取社会舆论救她出狱。

父亲却没去探监。后来一名良心尚存的女看守告诉她，她父亲去找警察局的人讲理时惨遭毒打，被人送回家的当晚就气绝身亡了。

她记得自己是在得知父亡噩耗的第三天夜里被秘密押出驷州监狱，以后又同一些朝鲜姐妹一起被秘密押送到这异国——日本，又在这秘密的医院，挨了日本军医丧尽天良的手术刀……

三

病房门又被推开。走进几个提桶拿筐的日本女护士，一个个带着如入无人之境的神情，一声不吭地在每张病床的床头柜放上一碗小米稀粥，两个玉米窝头，又一声不吭地到另外的病房去了。

同房的姐妹开始动口进餐。顺玉却毫无食欲也毫无勉强自己进食的意图，过去经历的忆起，使顺玉更加哀伤自己红颜薄命的厄运。她不知道眼前的这些朝鲜姐妹被骗，被抓到日本来的具体情况，但她很明白，不管她们过去的经历是否与自己

类似，以后却都要共受类似的劫难。失去了爱的权利，失去了做妻子、做母亲的权力，却要被迫去做替强盗的兽欲“服务”的活机器，这对于正值青春妙龄的姑娘来说，无疑是坠入通向黑暗地狱的寒洞。要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将自己少女的一切珍贵全献给金哲，任他拥抱，任他亲吻，任他揉抚，任他驰骋，任他倾注爱情的琼浆，任他的耕播开花结果，使自己品尝一番十月怀胎的酸甜苦辣，享用一番为妻为母的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天赋特权。如此，也就不枉为女人来一遭人世。然而，这一切都被日本强盗夺去了。自己面临的是无尽的屈辱和苦难，生还何益，活有何用？

万念俱灰之中，顺玉决定绝食自杀。

一连几顿，顺玉水米不沾。护士弄清顺玉的用意后，强按着给顺玉注射了葡萄糖液。

第二天下午，哼哈二将走进了病房。

“起来，都起来！”哼将生硬地喊叫着。

顺玉没动。哈将走过来，将顺玉拖起，对顺玉邻床的姑娘说道：“你的，扶着她！”

顺玉和姐妹们被带到一间房屋。

一跨进房门，顺玉就见房中的一架床上，仰卧着一个白布盖身，只露出头颈的女人。吉野就立在女人的身旁。

顺玉正不知这伙人又要作什么孽，就见吉野阴冷的目光从眼镜片中透出，射向了自己。

“各位小姐，今天带你们到这里来，是要给你们上上课，让你们多明白些时务。”吉野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腔调，“你们中间有人头脑偏狭，不愿接受为皇军服务的荣幸，想自绝于世，现在就让让你们看看床上这位自绝于世的小姐，享受到皇军

怎样的待遇。”

顺玉把目光投向床上。见那姑娘不过十八九岁模样，生得也够漂亮，人虽已死，脸上却搽着脂粉，黑发上还别着朵红绸花，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能双唇微启，两眼半睁，面含几分娇笑，肢体也弯曲自然，一点不显僵硬，皮肤仍富有鲜活的光泽。如不是刚才吉野说明，谁都难以相信眼前躺着的是一具死尸。

顺玉正暗自惊奇，一个日本男人却从房侧的屏风后面走到床边脱掉了衣裤。

顺玉差点惊叫出来。她怎么也没料到自己这辈子是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情景下目睹男人的全部。

过去曾有过的神秘感，在一阵惶恐中被粗暴地击破。顺玉只觉得那男人是那样丑陋不堪，令人厌恨。理智和情感都让她赶紧闭上了眼睛。

房屋里一阵骚动。

“不要乱动，都好好看着！”顺玉听见有人吼了句，但顺玉没有睁开眼睛。

忽然，顺玉感到自己的脸颊被人狠揪了一下。她睁开眼，见哼将正怒目立在她面前。

顺玉只好将眼睁着。

床上，正摆出一副女人主动向男人寻欢作爱的架式。一个日本军人手拿像机。从各个角度将床上的画面摄入了镜头。

顺玉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对姐妹们的蓄意羞辱，脸上顿时火烧火燎，心头恨不得那几个狗男人立即就遭了枪崩。

“怎么样，看明白了吧！”吉野见那男人走入屏风后面，又开口说道，“各位小姐，刚才床上的画面，说明一个意思。那就是，在大东亚共荣圈里，你们美丽的高丽女子，无比热爱我们

英勇的大和男子，乐意主动与皇军共享欢爱。所以刚才的那些照片，作为我们的宣传内容，在一定的场合，会提供给人们品赏的。”

吉野说到这里，干咳一声，用意味深长的目光巡视着每一个姑娘，接着说，“至于你们中间，如果有谁自绝于世，必将与这位小姐享受同等待遇。要真那样，我敢提保，你的父老乡亲，一定会见到你向皇军金凰求凤的照片画页。”

房屋里又一阵骚动。顺玉的心里诅咒着。

多么卑鄙的花招，多么阴险的算计呀！可吉野却说得坦白从容，言词雅致，仿佛那并不是啥不可告人的事，原本就天经地义一样。这个“文明”的流氓！这个可怕的魔怪！

哼哈二将把女尸抬到了手术台上。

吉野戴上手套，拿出把尖利的手术刀，在女尸上磨蹭着，继续说道：“这位小姐，生前未能很好地对皇军尽责，死了，就该尽可能地为皇军所用，为帝国‘科学’作些贡献，以弥补皇军所受的损失。”

说完，吉野就操纵起手术刀，将尸体上的女性器官割下，丢进几个玻璃缸。那神态，就象一个熟练的屠夫正在进行一次屡做不鲜的宰割。

房屋里一阵更大的骚动，有抽泣的声音从姑娘们中间发出。

顺玉不忍地埋下头。她感到那嗤嗤的切割，仿佛就发自己的身上，只是自己的身心麻木了，感觉不到那巨痛，只感到一种失血将尽的昏眩。

吉野取完他所需要的器官，朝哼哈二将打个手势。哼哈二将立即上前抬起手术台上的残体，走到房厅靠壁处，打开一扇

窗门，将那残体扔了出去。

窗外，顿时响起几条恶狗凶狠的叫声和骨肉的撕裂声。

顺玉眼前一黑，又昏迷了过去。

四

顺玉第二次从昏迷中醒来，感到了腹内有些饥饿。

她放弃了绝食自杀的办法。那间房屋里的一幕幕，使她一想起就毛骨悚然。她不愿自己被摄进那样的照片，去受到同学乡友的责骂；她不愿自己所珍爱的具有女性神秘特点的器官被那样残忍地宰割；她不愿父母赐予自己的血肉之躯被一点一点地撕裂于狗爪犬牙。她要忍辱含辛地活下去。或许，自己还有幸看到禽兽们罪有应得的一天。

护士送来了午餐。顺玉撑起身子，喝下一碗小米稀粥，觉得体内长了些精神。

又过了几天，顺玉腹部的手术创口已完全愈合，腹内也再无疼痛和异样感觉。顺玉下床走到病房窗口，正好望见一只春燕从两个流动哨兵的头上飞越过了那堵高墙，她就想自己要是能象那燕子该有多好。

这天晚上，顺玉和姐妹们被带到医院的放映室，说是明天大家就要出院，今晚让大家看场电影。

片子开映不久，银幕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一个朝鲜女人，吊住一个日本男人的脖子。

日本男人问道：“小姐，你的生活信条是什么？”

朝鲜女人艳笑着回答：“及时行乐！”

日本男人又问：“小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朝鲜女人浪笑着回答：“和男人睡觉！”

日本男人再问：“小姐最喜欢和什么男人睡觉？”

朝鲜女人媚笑着回答：“日本男人！”

日本男人不解地问：“为什么？”

朝鲜女人淫笑着回答：“因为日本男人最勇猛，最够味！”
说着就迫不及待地替日本男人宽衣解带。

接下来，银幕上便公然出现两人赤裸裸作爱的一串特写镜头。

顺玉看不下去，就起身往外走去。到了门口，被守门口的日本兵拦住。顺玉说自己要进厕所，日本兵只好让她出去了。

顺玉没进厕所，拐弯回到了病房。

同室的姐妹，都陆续溜了回来。

“日本人真无聊，拍些这样的片子！”

“专拿这样的片子给我们看，缺德！”

“日本男人好个屁！那朝鲜女人尽说疯话！”

“那女人真是我们朝鲜的？我看就不象。”

顺玉没有参加姐妹们的议论，她心里明白，这是日本人在对她们进行“教化”。

无孔不钻奸心盖世的日本鬼呀！

顺玉一睡着，就做了个恶梦。

她梦见自己走在一片可怕的森林之中。林中草木怪形怪样，藤藤蔓蔓活象结成网的毒蛇，枝枝桠桠全如狰狞的魔爪。没有花香鸟语，没有烟火人迹，有的只是瘆人的狼嗥虎啸。林中无径。常常远看似路，走近却成了悬崖。顺玉觉得自己已走

了几十、几百公里，仔细看却仍在原处转悠。顺玉走得精疲力尽。想爬进一个岩洞去躺下歇息歇息。谁知她走到洞口，却从洞里钻出个青面獠牙身大无比的怪物，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抛下绝壁……

顺玉一声惊叫，睁眼离开梦境。眼前自然没有青面獠牙的怪物，却觉得有重物压在自己身上。

顺玉又是一惊，进一步意识到压在自己身上的的是一个男人的身体。顺玉感到自己的嘴唇已被男人的嘴唇堵死，自己的手脚也被男人的手脚压得不能挣动。随着男人吐进自己嘴里的沉重的喘息，顺玉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从下体一直透入了自己的心脏。

男人渐渐放松了顺玉。顺玉趁机挣出手来拉动了床头的开关。

室内的电灯亮了。顺玉这才知道侵占自己的就是吉野。

吉野翻下身去。顺玉挣坐起来，抓住了吉野来不及穿好的衣服。

“顺玉小姐，请别冲动。”吉野并未慌张，戴上眼镜，用手指了指房中，平缓地说道：我们都不过是奉命行事。”

顺玉这才发现：房内的每一架床，除有一个正处于悲愤之中的姐妹外，都另有一个男人。

顺玉明白那些男人都已在吉野侵占自己的同时分别侵占了床上的姐妹。

“小姐们，这是女人的必由之路。为了培养你们为皇军服务的主动性，上司责成我们今晚必须破除你们处女的羞怯。现在事已结束，请各位安心歇息。”吉野例行公事般地对大家说完，又专门对顺玉轻声说道：“当然，能逢上你这样美丽的小